

株洲营商环境进全国百强 在296个城市中排第88位

本报讯(记者 周菁)12月21日,《2020年中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营商环境报告》(下称《报告》)正式发布。其中,株洲排名第88位。此外,湖南城市中,长沙、郴州、株洲、常德、衡阳、湘潭位列前150名,株洲排名仅次于长沙、郴州。

该报告由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、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。营商环境总水平涉及6个一级指标,其中包括软环境指数、市场容量、生态、社会服务、基础设施、商务成本等。通过在线监测数据、企业满意度调查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得出。

株洲的营商环境综合排名靠前,主要源于株洲创新创业活跃度高、投资吸引力大、商务成本低、社会服务好。

为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,株洲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,将“一件事一次办”作为打造服务型政府的“牛鼻子”工程来抓,全区域推进、全时段提速、全流程再造、全方位互通,九成以上事项实现“最多跑一次”或“一次不用跑”。企业诉求“12小时见面制”、惠企政策“指尖推送”、开办企业“一天即办结”、工业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等做法,成为全省服务企业“株洲样本”。

近年来,株洲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,围绕纾困、减负、赋能三大主题,制定各类惠企政策60多项,开展解难题、降成本、拓市场等方面的主题活动228项,帮助企业解决问题3万多个。

今年8月,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《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实施意见(2020—2022年)》,从市场环境、建设环境、人才环境、政务环境、政策环境、法治环境等方面发力,努力做到审批最简、准入最宽、服务最优、效率最高、费用最省、监管最规范。目前,已探索开展政务服务全天候“不打烊”、惠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试点等工作,取得实效。

《报告》建议,各城市应该学习上海、成都、深圳、广州、长沙等地多年来的经验,将营商环境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,设立指标,对标先进指标,持续年年改进。

晚报快评

“喊话系统”,喊出文明创建新高度

□ 罗雄武

“两位帅哥美女好,这里是天元城管,请把您刚扔在地上的宣传单捡起来,谢谢您的配合!”“看上面看上面,我在这里,请您不要在盲道上违停,往前走40米有非机动车临时泊位……”这两天,天元区天台路、庐山路等路段,空中不时传出清甜的声音,对行人的一些不文明行为进行劝止。(详见本报12月22日A03版)

无疑,这种甜美而温和的劝说和提醒,不仅能让违规违章者更容易虚心接受和改正,更能让所有的市民心头一热、耳朵一震、眼睛一亮。天元区域管系统的这种“喊话系统”开我市之先河,在创新城市管理方面又迈出了新步子,将我市的文明创建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虽然,我市已经夺得了文明城市创建“三连冠”,但并不意味着城市生活中的所有陋习皆已销声匿迹,比如乱扔乱吐、闯红灯、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仍旧或多或少地存在,给创建全域化更高文明水平城市的目标留下了短板和不足,而期望用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改变所有陋习也不切实际。

习总书记在谈到城市管理时曾指出,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。对于以上存在的各种易于反弹的弊端和不足,以往常常是靠城市管理工作进行面对面的纠察。一方面由于执法者水平和执法对象素质的参差不齐,很容易产生各种冲突和矛盾,甚至产生一些负面舆情;一方面,执法队伍力量有限,不可能及时跟踪和发现各种违规违章行为,很难做到面面俱到;另一方面,有的违法行为发生在瞬间,很难保留执法证据,给执法工作带来难度。

如何解决这些“老大难”问题,创新管理也许才是最好的途径。天元区域管率先试点的“喊话系统”契合了创新城市管理的需要,弥补了“面对面”执法中的不足和缺陷,有效填补了沿街巡查的管理盲区,通过如此亲切自然、沁人心脾的喊话舒缓了违规者的逆反和对抗情绪,让违规者既打消了侥幸心理,更在一种轻松愉快的心境中自我纠正不文明行为。

这样的“喊话”,不仅体现了我市城管人文明执法的温度,也喊出了我市文明创建的新高度!

微言大义

再远的路,能“走得好”就近了

□ 魏玉坤

国务院新闻办22日发布《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》白皮书,全面总结了我国交通发展成就。进入新发展阶段,交通更需秉持人民至上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,着力提升效率和品质,让运输服务从“走得了”向“走得好”转变。

加快从“走得了”向“走得好”转变,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,人民群众出行模式和物流通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。多层次、多样化、个性化的出行需求和小批量、高价值、分散性、快速化的货运需求特征更加明显,“绿色共享”成为重要出行方式,货物运输的可达性和时效性要求更高。这都意味着交通运输供给要聚焦新时代人民对交通的新期待,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便捷的交通运输,获得更加公平、更高效的交通服务。

加快从“走得了”向“走得好”转变,必须依靠人民

办好交通。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交通发展问题,鼓励社会公众参与交通治理。比如在交通政策制定修订过程中,多开沟通渠道,听取百姓意见;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城市公共交通宣传活动,培育绿色出行风尚;鼓励群众以“随手拍”形式,积极举报交通违法行为等。

加快从“走得了”向“走得好”转变,要向深化交通改革要生产力。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着力推进综合交通、智慧交通、平安交通、绿色交通建设,重点打造一流设施、一流技术、一流管理、一流服务,让交通建设更有温度、交通发展更有质感。同时,要统筹公平和效率,坚持普惠性、保基本、均等化、可持续方向,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,保障城乡居民行有所乘,让人民共享交通发展成果。

再远的路,让大家能“走得好”,也就愉快就近了。

(评论版欢迎投稿,已发稿的作者请联系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。)

交银人寿株洲市中心支公司正式成立 我市迎来交银人寿全国第一家新个险中支

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12月22日,交银人寿株洲市中心支公司在银天国际金融大厦21楼正式成立并举行开业典礼。

2010年1月28日,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(简称“交银人寿”)正式成立,是经国务院同意、监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国内首家银行控股的寿险公司,是交通银行控股的中外合资保险机构,注册资本为51亿元人民币。交银人寿株洲市中心支公司是交银人寿全国第一家新个险中支,也是银保监分局合并办公以来,株洲分局批准开业的第一家保险主体,又是交银人寿湖南省分公司在全省设立的第一家辖属三级机构。

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居民平均寿命的提升,人民群众对健康、养老、安全保障的需求更加突

出。交银康联人寿拥有完善的“交银保障”产品线,为广大客户提供包括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数十种保险产品,深受广大客户的欢迎,开业首年即实现新单保费同比增长7.8倍,列当年各家寿险公司保费增长第二。交银人寿株洲市中心支公司主动融入,将围绕“坚持专业化服务、坚守合规底线、加强政企合作”三个方面开展工作,不仅为市民提供普惠性保障服务,同时也将为株洲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。

据介绍,交银人寿公司总部位于上海,相继在江苏、河南、湖北、北京、安徽、广东、山东、四川、辽宁、陕西、深圳、湖南、浙江、山西等省市开设了多家分支机构,形成了全国性寿险公司架构。

(文/图 实习生 李杨柳 通讯员 易玉英)



▲开业典礼现场

大师

□ 聂鑫森

上午九点钟的时候,八旬著名山水画家黄云山,正坐在画室的大画案前用紫砂壶喝着茶,目光却移动在一张铺好的四尺宣纸上,于下笔之前,构思着一幅《深山行旅图》。

门铃小心翼翼地响了。过了好一阵,门铃再一次响起,透出一种急迫的心情。

怎么没人去开门,小保姆呢?老妻呢?黄云山有些生气,正要大声呼喊,猛然想起小保姆上街买菜去了,老妻替他上医院拿药去了,家里就只他一个人。他本想不理睬,但一想,倘若来的是一位老朋友呢?岂不有失礼数。

重重地放下紫砂壶,他急急地走出画室,穿过客厅,猛一下把门打开了。

站在门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陌生汉子,风尘仆仆,右手提着一个旅行袋,左手拿着一幅折叠着的没有装裱的画。

黄云山问:“你找谁?”

来人彬彬有礼地向他鞠了一躬,说:“您是笔樵先生吧?”

黄云山很意外,来人居然知道他的字,便点了点头。“笔樵先生,我叫秋小峦,是一个乡村教师。我从外省一个偏远小县来到北京,只为了了却父亲秋溪谷的一个心愿。他也当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,也在业余画了一辈子的山水画,对您又极为倾服。不久前因病辞世时嘱咐我:‘无论如何要携画去京请笔樵先生法眼一鉴,看此生努力可否白费,回来后在坟前转告我,我也就可以闭目于九泉之下了。’”

秋小峦说得很快,为的是怕耽误黄云山的时间。黄云山有些犹豫,像这样上门求教求画求鉴定的人太多了。他年事已高,实在是没有精力应付了。

“笔樵先生,十九年前,也就是1978年,我父亲行将退休,县教育局组织老教师进京参观。他多方打听到您的地址并找到这里来拜访,恰好外出讲学,便留下一封信交给了尊夫人。”

黄云山“呵”了一声,似乎有点印象,又似乎一点印象也没有。他把一只手习惯地扶住门框,依旧没有请客人进屋的意思。

“您放心,我不进您的家,只想耽误先生几分钟,请您看一看这张画,我也就可以向死去的父亲作个交代了。”

秋小峦的眼圈红了,眼角有泪光闪烁。

“好吧。”黄云山为秋小峦的孝心所感动,脸上有了笑意。他接过那张折叠好的画,缓缓地打开,是一幅用墨墨法画出的《楚山春雪图》,苍苍茫茫,云烟满纸,繁密处不能多添一笔,却能做到不板、不结、不死;在最浓墨处也能分辨出草、树、石的层次,称得上是大气磅礴,浑厚华滋。

黄云山激动起来,大声说:“恕老朽怠慢,请进!”

他们一起走进了画室。

黄云山问:“除了此画,还有吗?”

“旅行袋里还带了二十余幅,其它的都在家里。”

“待我净了手、焚香,我要好好看看你父亲的大手笔。国有颜回而不知,我深以为耻!”

黄云山净了手,又擦拭干净,忙给秋小峦沏上一杯茶,再寻出一个铜香炉,插上一根点着的檀香。

满室芬芳。黄云山足足看了两个小时,然后长叹一声,说:“能得墨法妙处的有明末清初的龚贤,现代画家中,就要数黄宾虹和你父亲了,可惜这两位也都先后过世,悲哉!悲哉!从你父亲的用纸上,可看出他生前生活的窘困,而从画面上又看出他的豁达乐观和淡泊名利,我辈惭愧!”

他们坐下来开始亲切地交谈。黄云山问得很细,诸如秋溪谷的身世、师承、生活、读书……

秋小峦虔诚地一一回答。黄云山说:“你一定要进京来为你父亲办一个遗作展,他是一个可以进入美术史的人物,是真正的大师。我给你写几封推荐信,让我的老友们开开眼,别高踞北京,以为天下无人。费用、场地、新闻发布会,我们来安排,不用你操心。”

然后,他站起来,向秋小峦鞠了一躬,说:“一是谢谢你的孝心,为了尊父的嘱托,不远千里而来;二是请你原谅我的失礼,差点与一位大师的作品失之交臂。”

秋小峦忍不住大声啜笑起来。

看看壁上的大挂钟,十一点了。秋小峦慌忙站起来,揩干泪,说:“笔樵先生,我该走了!”

“不忙,在此午餐!”两个月后,“秋溪谷先生遗作展”在北京的美术馆顺利举行,观者如堵,好评如潮。

在众多记者和名流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,黄云山真诚地对秋小峦说:“我愿以我平生的一幅得意之作,交换你父亲的任何一幅小品,以便时时展读,与他倾心交谈!”

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来。

谭谈轶事

□ 刘敬东

编者按 2020年12月10日,著名作家谭谈应邀到涟源市伏口镇中心学校给师生做讲座。刘敬东老师根据讲座记录整理成《我听谭谈说往事》,现节选其中部分内容。

体检

1944年,谭谈出生在涟源桥头河曹家村,幼时,家境贫穷,经常交不起一两块钱的学费,最怕单独遇见老师,因为没有钱交学费,心里没底气啊。

为了填饱肚子,十五岁的谭谈,想去娄底当工人,怕别人说不能找童工,自称十七岁。招工体检的时候,遇到几位湖南医学院的实习生,其中还有女生,居然要他脱光裤子检查。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怪难为情的,但为了有碗饭吃,咬咬牙就脱了。

最后,医生说 he 发烧,不予招工。灰溜溜的谭谈,只好从娄底步行回

曹家村,途经明镜井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,那时据说有老虎出没,他不敢继续赶路了。手里攥着五毛钱,大老板一般,敲开了一家铺子的门。

老板娘瞄了一眼他手头的票子,爱理不理。谭谈知道,那种通铺是八分钱一晚,但黑心老板娘说没有通铺了,只有单间,单间要五毛钱一晚。谭谈怕老虎,只得要命不要钱。饿着肚子,狠狠心把五毛钱交了宿费。

钱是花了,但极不甘心,第二天早上,他在被子上撒了一泡尿,扬长而去,算是对黑店的报复。

破财

十五岁的谭谈,后来终于迈进了大跃进兴办的涟源钢铁厂当了一名学徒工。不久,铁厂下马关闭,他被分配到涟邵矿务局金竹山煤矿修建电机车道。工作非常艰苦,依旧食不果腹。

这时,部队来招兵。他听说部队有饱饭吃,毫不犹豫报名参军,居然通过了体检。

征兵的领导要他回家征求家长意见,他生怕这么好的机会丢失,豪迈回答:“一人参军,全家光荣。”表达了保卫祖国,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。

这个时候,他想马上就要入伍了,得吃一顿饱的才好。他绞尽脑汁,认为自己的蚊帐还值几个钱。于是,用

稿费

好在这个时候新兵集结的号声吹响了,这个裸兵领到了服装,踏上南去的列车,来到了广东汕头的军营。

在部队里,他接触了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等优秀作品,如饥似渴地读书,并且暗下决心,以后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。

那时的《人民文学》每期订价是三毛八分,古旧书店里的旧杂志只要八分钱。他一次就扛回一堆。别人调侃他的是旧书,他说都是新书,自己没有看过的书都是新书。部队驻地附近有个劳改农场,他嗅

破冰

他开始写人生的第一篇小说

《参军》,一口气写了38页材料纸,寄往《解放军文艺》杂志社。

一个月以后,杂志社回信了。谭谈拆开信封,里面是一张漂亮的白纸,白纸上规范的铅字印刷体,大概意思是收到大作《参军》,认真审阅,文章

觉灵敏,发现里面有一个藏书很多的图书馆,他只要有时间就去那里看书。

那时没有电灯,学习和写作的条件都非常有限,但是,这些困难都不能阻挡一颗热爱文学的心。一有时间,谭谈就用笔在废纸上写写画画。后来,他被选为连队的墙报委员,他喜欢这份额外工作,用心地耕耘这块方田,墙报办得有声有色。

有一天,一位连队战士手里挥舞着一张报纸,兴奋地高呼:“谭谈的名字上了报纸!”谭谈一脸茫然,抢过报纸一看,是墙报上的一篇文章发到了《汕头日报》。

自己没有投稿啊,原来是团部的宣传股长来连队,觉得墙报上这篇《假日里的忙人》很有意思,文章写一个武汉籍的战士每到节假日就外出拾牛粪,比老农还专业,非常有趣。宣传股长便抄下了这篇文章,推荐给了《汕头日报》,居然被刊用,还得了二块钱稿费,真是一个美妙的开始啊!

他继续努力,期待你新的作品。

谭谈受到鼓励,倍感振奋,不断写作,不断投稿,每次回信的内容基本相同。他笑了。原来,编辑部对所有退稿都是一视同仁的,只是回信的名字和作品标题不一样。

谭谈的第十三篇作品寄出一个多月了,还是杳无音信。两个月后,团部打电话到处找一个叫谭谈的人。团部知道有一个战士常用谭谈的笔名投稿,于是找到了他。原来,《解放军文艺》杂志社准备来年采用他的文章,但必须先对作者做一个政治审查。

第二年的某一天,谭谈收到了《解放军文艺》的样刊,刊登了他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。

“中了,中了!”他捧着作品,无数次地一字一句地读着,彻夜不眠。